

# 近思錄講義

袁嘉鸚前人



## 第二十六條

明道曰：「參也，竟以魯得之。」

道本一體，理無二致

程顥先生訝異地指出：「參也，竟以魯得之。」魯，愚魯，愚鈍，又有粗心大意，言下之意，頗令人有意想不到的意味在，所謂得之，意是得孔門一貫心法之傳承也。

家語：「曾子弊衣而耕於魯，魯君聞之而致邑焉，曾子固辭不受，或曰，非子之求君，

君自致之，奚固辭也。」曾子曰：「受人施者常畏人，與人者常驕人，縱君有賜不我驕也，吾豈能勿畏乎！」。邑，古時帝制之轄區地方叫做城，邑令者，即一縣之職業官名，即今之所謂縣長，致邑，即魯侯慕曾子之賢名而無條件贈予一地方官之俸祿，以表示尊重賢人之意思，然曾子堅持不肯接受，此即便是曾子之「魯」處，實則正是魯子之賢處，一介不苟也。

又論語學而第一，曾子曰：「吾日三省吾身：一、爲人謀，而不忠乎？二、與朋友交，而不信乎？三、傳，不習乎？」爲人謀，猶今日之義工

，志工等日以爲社會大眾服務爲職志，而且要求自我必出之以志誠之心而爲之，次爲與朋友之交而不信乎？三、傳不習乎？所傳即孔子一貫思想之傳承，「吾道一以貫之」也。

所謂「道」，本是一個抽象的名詞，是時間與空間的組合，老子曰：「吾不知其名，強名曰道。」又曰：「道冲而用之，或不盈，淵兮似萬物之宗。」冲，是伸展和散播之義，在此是示人以大道所運行的軌跡，以及其功用之所能，雖然，道之體是寂靜虛空而了無所有的，然而整個宇宙之空間，沒有不周到而遍滿的。莊子有形容說：道在螻蟻，螻蟻是小動物；道在稊稗，稊稗是小植物；道在瓦甓，瓦甓是小器物；甚至說道在尿溺，尿溺是有機物。總之，大道其所能發展之功能，或不盈，認是萬物之生機總體，因此，所謂道本一體是無分彼此，而是總體發展而來的，殆無疑義。

所謂道本一體，易經之序卦曰：「有天地然後有萬物，有萬物然後有男女，有男女然後有夫婦，有夫婦然後有父子，有父子然後有君臣，有君臣然後有禮義。」從這一系列之發展，形成了宇宙間各種現象之存在，所謂若有色、若無色、若有想、若無想等等所有一切相之

類。

「宇」，是指空間，「宙」指時間，老子曰：「迎之不見首，隨之不見其後。」「首」，是指時間之從何時開始，隨之，則又指時間之何時結束；至於空間，則更是浩瀚無垠，所謂大而無外，莫知其邊際了。

根據易理之推論，我人在空間中分爲：

一、官感宇宙——可從吾人之耳目前直接看到和聽到的，例如我人利用目視可以直接看到實際的太陽，夜晚的時候，又可以看到一輪明月和無數繁星，以及我人居住之地球上的山河大地，人與動植，風雲雷雨，氣象變幻不測等等。

二、可知宇宙——是官感所不能及的，但可借助科技知識和器材加以測知一二而已，如望遠鏡、雷射光、電子攝影機等可得知宇宙太空中大小星球之距離和位置而已。

三、不可知宇宙——是科技知識也無能爲力，科學家和地球物理學家們在可知宇宙中又將之分爲五個層面：(1)對流層——指離地球上空二至三百里之間，因地球有吸引力，例如拋物在空間，必然仍回落在地面上，所以叫做對流層。(2)平流層——即地球和月球的中界處，如果有物體進入此一區域，只是平行而飄流，地心已不

能吸引，故曰平流層。(3)電離層——是指已進入真空所在，其間沒有空氣，雙方講話已無法傳導，唯有借助電子、電池才能溝通，所以叫做電離層。(4)外太空——科技已不起作用了。(5)太空層——已莫知其究竟。

地球是太陽系中唯一有生命之球體，其結構為：一、地殼——從地表十幾里至幾十里。二、地漿——從地球中噴出之溶漿。三、地液——地下水和石油。四、地氣——即瓦斯。五、地光體——即地球之核心。

地球，它自轉時以傾斜二十三度才造成了季節的變化，在一年的部分時間，因為北半球傾向太陽，所以能接受到較多的陽光，形成了白天較短，氣候較冷，北半球是冬季時，南半球正享受夏季。如果地球不傾斜的話，就沒有季節的變化，那麼只有少數的國家會有舒適的氣候，兩極會更冷，赤道地區會更熱，許多動植物便無法在南極和北極的地方生存，農人無法生產足夠的穀物、水果、蔬菜來養活世界上所有的人類。如果地球沒有一個大月亮在旋繞，海洋就沒有潮汐，動植物就死亡，我們的太陽，年復一年地提供我們適量的熱和光，聖經上說，神創造了天和地，祂仔細規劃，使這個

地方成爲人類、動物、和植物的家園。

地球的自轉二十三度的傾斜，給了我們一天二十四小時，一年四季和不同的氣候，我們的地球，以一種有組織的方式運用能量，一位蘇俄的物理學家深信有一位上帝掌管著，殆無疑，此即所謂道本一體也。

理無二致者，理者真理也，三教聖人莫不以此爲目標，故儒之有執中貫一，道之抱元守一，釋之萬法歸一，一者何？真理也。○此理無形無象，無聲無臭，大而無外，小而無內，大學之明明德至善，道之玄牝谷神，釋之涅槃妙心，而今先得後修，勤加護持，不離方寸，此孟子之萬物皆備於吾矣。又老子曰：志欲大而心欲小，智欲圓而行欲方，能欲多而事欲少，斯六者，凡人之不可不勉也。志大則物無不容，心小則幾微必戒，智圓則事無不通，行方則直而不撓，能多則爲無不成，事少則約而有守。夫聖人之行不用巫覡而鬼神不敢先，一之以誠而已。其大意謂學者全在一心之運用，而出之至誠之心，無可替代，別無捷徑，即所謂理無二致，也謂之不二法門耳。

附註：覡——音昔，代人祈禱的人覡，男的叫覡，女的叫巫。